



纪念夏衍诞辰 120 周年

# 《上海屋檐下》 回归话剧舞台

黄梅天,老弄堂,石库门,亭子间……老上海屋檐下的市井生活,五户人家的琐碎家事,错落有致地展现在舞台上,犹如一幅社会风俗画。三代话剧人跨越半世纪全新演绎的海派经典话剧《上海屋檐下》重新回归舞台,将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剧院上演至10月31日。

《上海屋檐下》是中国现代剧作家夏衍1937年创作的三幕话剧,在中国话剧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价值。在这部话剧中,他没有采用以往的历史剧创作手法,选用一些历史人物或是英雄人物来铺陈故事,而是将目光放在他生活过十年之久的弄堂内的老百姓身上。

该剧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社会中一个横断面,描写了生活在大城市底层的一群小市民和贫苦知识分子平凡的生活。它从被捕入狱8年的匡复被释放后开始,匡复到好友林志成家来探询自己妻子彩玉和女儿葆真的下落,却得知妻子已与志成同居,因为他们早就听说匡复已死……全剧除了这条主要情节线以外,还有几组人物:失业的大学生、被迫出卖自己的女人、勉强糊口的小学教员、儿子战死的老报贩,这些人都拥挤在一个屋檐下,合奏着小人物的生活交响曲。

今年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

成立25周年,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创立70周年,也是夏衍诞辰120周年。导演王筱頔在2007年首次执导《上海屋檐下》,本轮演出由刘鹏、顾鑫、高蓉、朱晔等联合主演,桑琦担当舞美设计。

每次《上海屋檐下》复排,王筱頔都希望能够保持这个戏的独特味道,那就是小人物带来的市井气息。本来应该一家人居住的房子,住了五家人,每家人都有自己无法逃脱的现实困境。狭小的空间,透不过气的生活,这样的暗喻,这样的象征色彩,展现了上世纪30年代上海中下层人民共同面临的苦难。

全剧没有音乐,全部使用真实音源,叫卖声、留声机播放的歌曲、

雷声、雨声……贴切的表达形式一下子就把观众带回那个年代。主创将夏衍年轻时的照片印在了面幕上,一双眼睛凝视着观众。这也体现出这部经典复排的现实意义,主创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可以用自己的眼睛去关怀别人,看待整个国家和民族命运与个体之间的关系。

上话除了把这部经典作品再度搬上舞台之外,还推出了一系列纪念活动,包括策划“剧场的耳朵”夏衍文选特辑,特邀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十位演员用声音重现十篇经典作品,推出三场主题讲座和两场互动活动,带领观众深入了解这位作出杰出贡献的艺术家和他的经典作品。 本报记者 赵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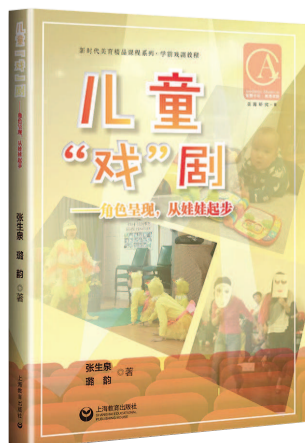
## 首部学前戏剧教材昨首发

本报讯(记者 赵玥)角色呈现,从娃娃起步。我国首部学前戏剧教材——《儿童“戏”剧》新书首发式昨天在杨浦区少年宫举行。《儿童“戏”剧》由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张生泉、对外汉语教师璐璐共同撰写。张生泉还为杨浦区幼儿园的园长和教师作了题为《戏剧在儿童全面成长中的奠基性作用》的讲座。

《儿童“戏”剧》是上海市重点图书、“新时代美育精品课程系列·学前戏剧教程”书目,也是目前国内外为数不多的、以学前儿童为对象,以角色呈现为载体,以情境营造为重点,邀家长和教师全程参与、共同打造的美育读

物。全书12章,由“游戏”“有道”“自然”三个单元组成,对应着儿童成长的情感期、规则期和兴趣发展期所应接受的教育。内容寓教于“戏”和“演”,对为何演、如何演有着专业和准专业的指导。

这是张生泉教授继主编《中学戏剧》、参与主编《小学戏剧》后出版的又一部青少年戏剧美育的教材,他以跨文化的视野聚焦教育资源的配置,对学前美育进行一次整合和体验的创新。正如戏剧专家姚扣根教授所言:“该书的写作立意和框架设计新颖,它能给家长、幼儿教师理念指导、教学实施和技术操作等方面以实实在在的支撑。”



张玮玮

# 民谣糅进巴赫 风筝和鸟齐飞

被一封信点醒的张玮玮两年后再出发



文体人物

消失在公众视野两年多的民谣歌手张玮玮,抱着手风琴和其新组的乐队携手上海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,日前在上交音乐厅奉上一场回归之作——“风筝与飞鸟”,尝试将民谣“糅”进巴赫作品中,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。张玮玮说,这场音乐会是圆梦之作,因为特别喜欢巴赫,在其中听到音乐的神圣,也听到召唤,他愿以此为新的起点,展开全新的音乐之旅。

“风筝和飞鸟”是张玮玮那首《雾都孤儿》中的歌词。“风筝是手作,他飞再高总有一根绳牵着,脱离了掌控,就像我们演绎巴赫的作品;而飞鸟是野生的,就像组乐队玩儿音乐,没有限制和框架,现场即兴天马行空。”将巴赫作品和民谣音乐放在同一舞台“飞翔”,不仅仅是好玩儿,也是张玮玮在长达两年多的沉寂中,对以往民谣创作的反思:“要改变民谣总是太过注重歌词创作和欠缺音乐性的特点,词曲得旗鼓相当才是最好。”

曾走过美好药店乐队、野孩子乐队时期的高潮,从被“争抢”的手风琴演奏者转型创作歌手,也曾走过乐队解散、捉襟见肘的至暗时期……两年多前,张玮玮彻底放下所有一切,则是源于一封普通的乐迷来信。写信的是个才踏上工作岗位没几年的年轻人。“拿到这封信的时候,我们刚在广州演了一场不咸不淡的演出,虽然台下反响也算热烈,可我心里知道其实并没有多好,只是谁也没在意。大家随后就去了庆功宴,就像生活中例行的吃饭喝水一样,没有人再热烈讨论今天的表现,也没有人像曾经那样为弹错了某个音或者哪里欠缺而痛苦万分,我们就是将这演出当成了生活……”张玮玮回想看到信的那一时刻的羞愧和无地自容,几度难受地背过身去。

那是个从大学里就听张玮玮歌的男孩,在汕头上大学,也曾被歌所击中对未来满怀憧憬,但大学毕业后却最终被家里召回了广州的某个小县城工作。为了赶来看他们的音乐会,他从前一晚下班就马不停蹄往现场赶,要坐汽车换火车再坐地铁,而音乐会一结束他要片刻不耽搁地往回赶,唯有这样他才能仅仅迟到2个小时回到岗位。

“信是他在来的路上写的,我不知道那场演出最终让他满意了还是失望,但我知道我们没有拿出最好的。我们不过是些无名之辈,只因为曾经有一些还不错的音乐就被寄托了别人的情感和向往,而如今的我们是否担得起这封寄托?”因为这封信,张玮玮开始审视那段时期的生活,当理想被现实磨成例行公事,这种麻木的状态让他心惊。

意识到了这一点后,张玮玮义无反顾地按下了“暂停键”。他带着上海妻子远赴大理定居,过回最真实的生活,早起菜市场逛一圈,然后尝试重新拿起吉他、手风琴来将生活的感悟写进音乐,找回一度丢失的真心和热情。

“风筝与飞鸟”这场音乐会就是张玮玮蛰伏两年多后的回归之作,这一次,他带着妻子又回到了上海。“那时候求婚,曾和丈母娘保证,我绝对不会带着她的宝贝女儿离开上海,可没到一个月我们就去大理了。”借着这场音乐会,“重启”的张玮玮也决定了要将未来的生活重心转回上海:“不只是对家人的承诺,主要也是在上海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,组建了新的乐队,相信这会是一个全新的开始。”

本报记者 朱渊